



“新婚宴尔”本是再婚

□张港

有个第二次结婚的朋友,他笑嘻嘻地对大家开侃:“我这才叫新婚,上一次那叫旧婚。”

咱们现在说的“新婚宴尔”,是形容结婚时的快乐样子,可是古语“新婚宴尔”的原来,却真的与那个朋友说的一样。

成语“新婚宴尔”出自《诗经·邶风·谷风》的“宴尔新昏,如兄如弟”,“昏”通“婚”。全诗共6小节,前两节是:

习谷习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归。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其中的“黾勉”意思是努力。“葑”“菲”“荼”“荠”都是植物。这两节诗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

生活本如春风和煦的好天气,可你偏得弄出阴和雨。日子过得齐心又合力,你却老使性子发脾气。葑菲菲叶是美味好东西,只因根须不美你就嫌弃。说好一生不分离,我是想生死在一起。

心中不平啊,不愿意离去。可你连送都不送,就把我扔进娘家大门里。我心如茶苦啊,你却美得像吃了甜芥。看你婚礼上高兴的那个样,跟新老婆亲得像兄弟。

《谷风》这首民歌说的是,一个一心一意和丈夫过日子的妇人,只因色衰而被丈夫休回娘家的事。诗中抒发的是这个妇人离婚后心中的不平,及对前夫和新妻在婚礼上寻欢作乐的愤慨。

这里的“宴尔新昏”,本是被休弃的妇人对前夫在再婚婚礼上得意样子的不满。这里的“新昏”,就是“新婚”,是相对于原配婚姻而言的,并不是指第一次结婚。“宴尔”本是形容在宴席上欢乐的样子。“宴尔新昏”后来转写成“宴尔新婚”“新婚宴尔”“燕尔新婚”“新婚燕尔”,意思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用于形容新婚(第一次结婚)时的欢乐样子。

笑对人生

□水森

坐观代谢新陈,笑对百般人生!

二

一个人一辈子会时常扪心自问:“应该怎样面对人生?”这个世世代代、人人生共问的生命命题,居然可以从房子里得到全部精彩答案!!!

◇屋顶说:“要高瞻远瞩。”
◇房门说:“要居安思危。”
◇空调说:“要保持冷静。”
◇时钟说:“要惜时如金。”
◇日历说:“要与时俱进。”
◇钱包说:“要量入为出。”
◇存折说:“要留有余地。”
◇镜子说:“要反躬自省。”
◇台灯说:“要照亮别人。”
◇墙壁说:“要面壁思过。”
◇大床说:“要敢于梦想。”
◇窗户说:“要拓宽视野。”
◇地板说:“要脚踏实地。”
◇楼梯说:“要步步为营。”
◇最睿智的话竟然是马桶说的:“要学会放下!”

三

◇四言赠己:
1.责任就是方向,经历就是资本,性格就是命运。
2.复杂问题简单化解就是专家;简单问题重复破解就是行家;重复问题用心求解就是赢家。
3.美好属于充满自信的人,机会属于充足准备的人,奇迹属于充分执著的人。
4.细节决定成败,思路决定出路,道路决定前途!
◇不想干事儿,总能找到推卸的借口;若想干事儿,总能找到正确的方法!



鸡蛋情结

□王位

前些年,住在农村老家的亲戚,每到春夏,都会进城给我送来一些笨鸡蛋,他们用碎稻壳将鸡蛋仔细地码进硬实一点儿的纸壳箱里,几百里路程一个都颠不坏。那时农村家家都不养鸡,房前屋后到处是游荡觅食的鸡们。那时农民生活也不像从前了,鸡产下的蛋,大都不卖,都留着自己吃,再就送给亲戚朋友,实在多得吃不完,就用盐水腌成咸蛋,能吃一个半载的。

说来也怪,农村亲戚这两年像是一块商量好似的说不养就都不养了。问其因由,说现在鸡蛋都不咋愿吃了,再有养鸡太埋汰,满院子鸡屎,招苍蝇,再说,超市里鸡蛋稀烂贱,想吃随时就能买。再说,能吃多少,现在各种新鲜水果蔬菜遍地都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鸡蛋那可不是随便便想吃就能吃的。那时的日子家家都清汤寡水,锅里一年也见不到几次荤腥。一个好劳力生产队干一年,到年底,好年成一个工开几角钱,遇上灾年,得倒欠生产队钱。所以,那时家家户户不光油盐酱醋瓶子都挂在鸡屁股上,连给孩子买书买本和人情往份等用度,都要从鸡屁股上抠。

我念小学那几年,交的学费都是用鸡蛋顶替的。一到春天鸡开张下蛋时,也就是学校收取学杂费的时候。学校到时会根据年级决定一个学生交几个鸡蛋。收鸡蛋那些日子,教师办公室靠西墙根下并排码放着一长溜鸡蛋筐,筐

梁上都贴着纸条标志着年级。其实,学校收的这种鸡蛋学费也不顺利,得校长老师天天催。有拖拖拉拉不愿交的,也有交几个赖着拖延想少交的。我们三年级班主任杨老师就曾当着全班同学面表扬我的同桌姜小华。杨老师去她家收鸡蛋时,姜小华母亲将鸡蛋筐里的七个鸡蛋都端给了杨老师,说家里鸡少就下这几个。一旁站着的姜小华一看筐里鸡蛋离学校要求的数量还差三个呢,就脸红地低下头去。这时,屋外母鸡咯咯哒咯咯哒欢叫起来,姜小华像是战场上听到了冲锋号,一个返身冲出屋外,从鸡窝里掏出鸡刚产下的还温热着的鸡蛋跑回屋里,向老师手上一递说,老师,这还有一个。

鸡蛋在当时能办的事情太多了,它甚至一度充当起了市面流通的货币。

鸡蛋可以兑换粮票、布票和瓜票等,我母亲就换过好几次。那时供销社常年收鸡蛋,鸡蛋到供销社可以直接兑换成食盐、罐头、蛋糕等商品,不要商品的给钱。我家街坊铁子妈就是去供销社卖了一筐鸡蛋才攒够盘缠回了趟山东老家看老娘。那时村里大事小情也大多用鸡蛋直接或间接来完成。那时家家也没别的可送,凡看望病人或给生小孩女人下奶,都拣些红皮儿鸡蛋送去。就

连夏秋村里来个挑担卖黄杏的,也都用鸡蛋换,一个鸡蛋换七个杏,挑担卖杏的一头筐里装杏一头筐里装蛋。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整天村上闲逛,一见村里

来卖杏的,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呼呼啦啦跟在卖杏的屁股后头一帮,前街跟到后街地帮着叫卖:“鸡蛋换杏了,鸡蛋换杏了……”遇上大方的,会从筐里挑几个带虫眼儿的小杏,作为酬劳,分给我们这些喊得最卖力的孩子一人一个。

一天,奶奶病了,母亲很着急,家里积攒的鸡蛋刚刚卖掉还了两份饥荒。正值三伏天,鸡也不愿产蛋,母亲无奈跑到左邻右舍去借,凑足20个鸡蛋,领着我给奶奶送去。母亲一边从衣襟里往炕上捡蛋,一边冲躺在炕上的奶奶说,小鸡都歇伏了,一天也捡不几个。先吃着,过些日子还能攒点儿。奶奶就说,别往这跑了,你那一帮孩子呢,别缺了他们嘴儿。母亲说,小孩子不用惦记,他们吃在后头呢。

有天,二舅领着和我一般大的二四大老远地来我家串门。做饭时,家里也实在拿不出啥东西招待二舅,急得母亲在厨房里直打转,最后只好敲了米柜里仅存的两枚鸡蛋。一看俩鸡蛋也煎不出多少成货来,母亲犹豫半天,就从面袋子里抓上两把白面掺进去搅了搅,总算摊出一盘煎鸡蛋,给二舅佐酒。

那时,每年也只有盼到端午节,母亲才狠狠心让我们这些孩子造顿鸡蛋。搁在平时,除非谁过生日,母亲会先给煮两个鸡蛋,算是生日饭了。再就是学校一开运动会,母亲会给我们兄弟几个每人煮两到三枚鸡蛋。因为学校每年的运动会在孩子们心目中地位是

极重的,那时也没啥带的,家家孩子都带煮鸡蛋,所以,做父母的哪怕是出去借,也得让孩子在师生们面前抬得起头来。

我家和姥姥家住东西屋。有年,姥姥家养八只母鸡两只公鸡,我家养十五只母鸡三只公鸡。我和姥姥家窗前都围有木栅栏。房檐下窗户两旁都挂着让母鸡用来产蛋的鸡窝。我家鸡多,南墙挂六七个草编的鸡窝,但还是不够用,有时鸡就跑到姥姥家鸡窝里下蛋。一天,姥姥家捡回十二个蛋,母亲才捡了八个。母亲为这还跟姥姥吵了一架,说你们总共八只母鸡,捡十二个鸡蛋,不是我家鸡下的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虽然是母女俩,但在那苦涩年代,也闹个半红脸。

母亲在外屋跟姥姥吵完架回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呜呜哭开了。看着母亲委屈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要看管鸡。从那天起,天一亮,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两眼还挂着眵目糊就上鸡架挨个小鸡摸屁股,一摸硬硬的圆圆的拖在肚下,就是有蛋,一摸空空瘪瘪的就没蛋。摸完我就告诉母亲今天应该捡几个蛋。别说这招还真灵,姥姥看我这么精心,也和我比起早摸蛋。这样,姥姥家每天捡够他们的数,她家鸡窝里有蛋也不再捡了,总是提醒我,小二,我们鸡窝里有你家鸡下的蛋,快捡回去吧,省得你妈又生气了。姥姥逢人就夸我,说小二这孩子将

来肯定把过日子好手。

小鸡在那个年代,可以说给每个家庭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母亲每每杀鸡时,在下刀前总是很虔诚地安慰着小鸡:小鸡小鸡你别见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今年去了明年再回来。

1976年,县里破天荒分配给镇一个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名额。我哥全镇考第一,又是村里团支部书记,开始镇里准备把这个名额推荐给我哥。邻村一青年听说后给镇革委会副主任送去了一筐鸡蛋,结果,这个名额被临时改给了邻村的那个青年。没过多久,佳木斯师范学校又下来一个名额,镇里这位副主任也许是心有愧疚,指名道姓地把这个名额给了我哥。可我哥嫌学校是中专放弃了,想等有好一点的院校再走。为这县里还特意表扬了我哥,说我哥响应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哥现在一提起这事就说,一筐鸡蛋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现在养鸡都是现代化鸡舍,一养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鸡,鸡蛋也遍地都是,人们对鸡蛋的情结也渐渐淡漠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儿时母鸡下蛋后的咯咯哒咯咯哒的欢叫声,以及那焦黄、醇厚、绵远的鸡蛋香。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不止一次想,等我退休了,就回到故园,置间泥屋,养几只鸡,耕一耕菜园,每天鸡犬相闻,择点小菜,摊盘鸡蛋,温壶老酒,慢慢品酌,一生还欲何求。

追梦40年

手机的变迁

□杨栋



《岁月留痕》 版画 56×115cm 张宏伟

对我来说,手机能接能打,能发短信就够了。但孩子们不这样,我女儿已玩了两部苹果手机,她在手机上是听歌、看电

影、玩游戏的。直到半夜,都能听到她在屋子里手机上指挥特战队作战的声音:“快搜索那座屋子,把他们赶出来。”

我还以为家里来了强盗,一醒來再也睡不着了。

去年60岁过生日时,儿媳妇说,爸,给你买了个礼物。我说是什么礼物?她说,手机。她又说,你的那部手机,太旧了,换个新的吧。她给我买的是华为手机,功能很多,能上网,能听歌,还能玩微信。能理财,能收付款,也能看新闻,看视频。我一直喜欢写作,儿媳妇还给我下载了一款软件,是语音的软件,从此写作不用纸笔,不用电脑,只要对着手机讲话,语音就变成文字了。手机成了万能钥匙,成了真正的掌上宝了。

改革开放40年,我从手机的变迁,感受到了我们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文明的进步。

这篇文章就是我在手机上口述出来的。手机真是奇妙的东西了。

现在我是愈来愈离不开手机了。

抛丸小子

□朱宜尧

初见他时,是在人满为患的食堂。

打完饭,刚坐下,看到他饭盆里的三个馒头。我看了看自己的,又看了眼他人的饭盆,竟然还扣着一碗大米饭。菜,杠尖儿杠尖儿的,满满一瓷盆儿。

我开始用余光打量他。他个子不高,我坐着看到了他浓密的发顶。脸上的油和尘灰刚洗去,黑里带着光亮。额上头发湿成了绺,一身油包衣服,散着刺鼻的油漆味儿。

他吃得急,怕人抢了他的馒头似的,三口并作两口,发出“吧唧吧唧”声响,大有风卷残云之势。我也跟着急,腮帮生疼,气儿喘不匀,累。

我以前的一部手机,用了十几年。

初见他时,是在人满为患的食堂。

打完饭,刚坐下,看到他饭盆里的三个馒头。我看了看自己的,又看了眼他人的饭盆,竟然还扣着一碗大米饭。菜,杠尖儿杠尖儿的,满满一瓷盆儿。</p